

百花时代 芳菲满园

鲍国华



今年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两大名刊《小说月报》和《散文》创刊四十五周年。

报刊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标志之一。这一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创作和阅读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不存在职业作家。在中国古代,有文人、学人、士人,文学可以是其事业和志业,但绝非职业。这一现象至晚清才开始发生变化,报刊的出现成为职业作家诞生的契机。

现代出版业,特别是报刊业的兴起,为职业作家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性保障。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学作品的发行量和辐射面较为有限。无论是刻于金石,还是书于竹帛,受这些记录文字的物质条件限制,一部文学作品可复制的数量较少。而且严格意义上讲,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学作品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每一次复制(抄录)都可能出现字体、行数、行距的细微差别,何况复制过程中的手民误植,还形成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学作品大多通过作家本人手书或他人抄录的方式,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流布,而且即便是抄录,数量也有限,不利于作品的广泛传播。

现代报刊出现以后,文学作品的发行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一部作品如果在杂志上刊载,可能拥有数千甚至上万个彼此相同的复制版本;如果在报纸上发表,这一数量可能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这是古代文人不可想象的,更是古代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而且报刊往往发行至全省全国,甚至行销海外,辐射面广,进一步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同

时,报刊的出现使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使文学生产一流通一消费的过程大大缩短。在中国古代,一部作品可能在文人生前并没有太大影响,直到作者去世后很久,甚至时隔数百年才为读者所熟知。这样,即使文人身后声名显赫,但对其生前而言,无法因此得名获利,职业作家不可能由此产生。报刊业出现后,一部文学作品由创作到发表,可能仅隔数月,甚至数日。尤有甚者,如果是每天出版的日报,可能前一天完成的作品,第二天就刊载于报纸之上。与读者见面速度之快,生产一流通一消费的周期之短,可谓空前。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缺乏促成职业作家诞生的基本因素,即稿费(版税)制度。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戏曲,在明清两代通过刊刻在坊间流传,引发广大读者竞相购买,但从中获得经济收益的主要还是书商,而非小说的作者。像凌濛初这样兼具作者和书商身份的,当属例外。单纯的小说作者很难凭借创作赚取金钱。这一现象随着稿费(版税)制度的建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稿费(版税)制度随着现代出版业的诞生而逐渐确立,对报刊而言尤为突出。报刊具有发行量大、周期短、时效性强等突出特点,加之作为晚清出现的新鲜媒介,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以《申报》《大公报》为代表的重要的报纸和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重要杂志,均有数量众多的拥趸。这保障了上述报刊较为稳定的发行量和经济收益,也保障了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的作家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稿费收入。文学创作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凭借创作谋生逐渐成为可能。

晚清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报刊

成为培养作家、打磨作品、营造氛围、召唤读者、形成事件的重要因素。晚清时期的《申报》《小说月报》,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等,都成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知名报刊。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文学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百花文艺出版社创办了《小说月报》和《散文》这两大知名刊物,在思想文化复苏的早春时节,可谓恰逢其时。这两个刊物的创办不仅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小说月报》《新青年》等名刊开创的精神传统,而且重新激活了20世纪50年代由《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新港》等报刊营造的当代天津文学的良好氛围,还从地方辐射全国,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两大刊物分别刊载小说和散文两大文体,积极地参与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

《小说月报》最初并非原发性杂志(原创版问世略晚),而是从其他刊物选载小说。该刊虽然并非原发,却有着极强的另一种原创性,即借助敏锐的文学眼光和对文学、对时代负责的态度,遴选新时期最优秀的小说,展现出明确的文学史意识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散文》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更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晚清以来的文学报刊,有专门刊载小说或诗歌者,但散文专刊极为罕见。《散文》的出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了“散文热”,《散文》杂志连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品牌书籍“百花散文书系”对这一热潮起到了引领作用。通过刊物和丛书的出版,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散文”概念的生成。所谓“大散文”,并非篇幅冗长、动辄万言的伪史诗风格,而是指对散文边界的拓宽和内容、形式的赋新,使散文文体拥有更强的生命活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体之一。同时,百花文艺出版社围绕这两大名刊,还推出“百花小丛书”。这套丛书名副其实:开本小巧,篇幅适当,装帧精美,价格亲民,便于读者随身携带,在旅途中慢慢欣赏,使文学阅读真正进入读者日常生活瞬间。“百花小丛书”近年来多次重印,构成了对电子时代的读者习惯翻看手机的反向挑战,为纸质图书的重放光彩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纵览四十五年来这两大刊物的作者名录,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绝大多数的知名小说家和散文家均名列其中,而且诸多小说家和散文家由此走上文坛,开启创作生涯。《小说月报》和《散文》拥有一支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也拥有高素质的读者群体。由《小说月报》发起的“百花文学奖”是国内第一个由读者投票推选优秀作品的文学奖项,体现出对读者的尊重与信任。这两大刊物不仅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本身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标志性存在,因此彪炳史册,并引领未来。

明末清初女诗人季娴编辑的诗集《闺秀集》中收录了一首题为《归宁喜赋》的诗:

野树闲云映水斜,倚山茅屋隐啼鸦。

侍儿笑指前村店,店外桑畦是母家。

这首诗的作者王夫人,父亲姓钱,夫家姓王,都是做官的,她自己并没有留下名字。“归宁”就是古代女子回娘家,王夫人回娘家的路上十分欢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她眼里都充满了生趣。身边的侍女笑着指点前路:你看,快到了,马上就要到了,过了前边的村店,店外种着一片桑树的地方就是你的家。诗中的每一个字都透露着一股迫不及待的喜悦之情: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娘家了!这份欢欣雀跃让人想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里的“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在古代,女子出嫁以后,就要一心相夫教子,侍奉公婆。王夫人在宦官人家,更是要过那种礼法森严的家庭生活。《红楼梦》中“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那一回写到贾母院中吃晚饭,“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除了贾府老祖宗贾母之外,凡嫁到贾家的媳妇,无论年龄、辈分,都要站着布菜,黛玉、探春等年轻姑娘反而可以安坐用餐。凤姐那等厉害的人物,在长辈面前一样要低眉顺眼,小心应对。

出嫁的女儿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规矩束缚,好好放松一下呢?当然是回娘家的时候。然而回娘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周南·葛覃》中写到女子归宁,就要“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要征得丈夫和公婆的同意,还要打理好各种家务,才能离开夫家,回娘家探望父母。《葛覃》中这名女子毕竟得到了归宁的机会,可有的女子或因山川阻隔,或因礼法约束,只能远远思念。《诗经》中的《邶风·泉水》篇,据朱熹所说,就是一名卫国女子“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所作,“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她无法见亲人,只能“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古代交通不便,女子如果远嫁,即使夫家同意,也很难跋涉涉水归宁省亲。宋代一位姓苗的女子在一首题为《别母》的诗中写道:“桃花飞尽马蹄春,此日辞家泪满巾。岂是比邻无嫁处,千山万水逐行人。”为自己远嫁感到悲伤。

明代女子李似奴《偶感》诗云:“十五年前掌上珍,娇憨只晓绕娘身。岂知嫌婉翻成恨,肠断难同朱淑真。”做女儿的时候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可以依偎在母亲身边撒娇撒痴。可出嫁之后的命运便不可把控,万一像宋代女诗人朱淑真那样所嫁非偶,也只能独自伤心饮恨。在家做女儿的生活有多么美好呢?清代女诗人金宣哲的《思亲》诗中有这样几句:“弱龄处深闺,父母最有恩。命我近笔墨,经义为讲论。占易识大象,习礼明周官。诗列右丞席,文窥昌黎藩。女红既弗责,所得惟古欢。”开明的父母允许女儿读书学诗,并不以女红督责,女儿得以享受诗书为伴的快乐。

娘家,代表着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和亲厚的父母兄弟,难怪这些女诗人出嫁之后对娘家和父母亲人都有如此深切的思念,提到“回娘家”又是如此欢喜。朱淑真在寄给父亲的诗中写道:“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愁看罗袖上,长搘泪痕新。”又写道:“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归宁如有约,彩服共争新。”她在夫家过得不快乐,渴望穿上鲜亮的衣裳开开心心回娘家,与亲人把酒论文。明代女诗人方瑛在给女伴的诗中写道:“去年归宁阿母家,竹林初见采新茶。君来溪上春将半,记得风前叹落花。”“归宁”是她记忆中喜悦的亮色,值得一遍又一遍跟朋友追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仍然提倡孝亲敬长,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婚后的女性依然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哪就去哪,也许对她们的处境很难共情。然而在古代,封建礼教所带来的压迫是结构性的,开篇提到的那位王夫人是官宦之女,要遵守所谓的“妇德”,比她地位更高的显宦之女,也难逃“出嫁从夫”的命运。王安石在宋朝位极人臣,他的女儿同样不能“为所欲为”。王氏嫁给宝文阁待制吴安持,王安石在写给女儿的诗中称已嫁的长女为“吴氏女子”。我们清楚地知道王氏的父姓和夫姓,她自己却没能够留下名字,她的一首《寄父》诗在王安石的文集自注中保存下来,诗云:“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然泪看黄花。”以王安石的身份地位,王氏在婆家应该是很受尊重的。有这样一位父亲,出嫁的女儿还是想家想得如此悲切。对照之下,我们应该更能理解《归宁喜赋》中那个女子“载欣载奔”的快乐。



携琴访友图 (中国画)

郑二岭



要学会“翻篇儿”

陈鲁民

翻篇儿,即与过去“握手言和”,事情过去以后便不再提及,就当没发生过一样。翻篇儿的内容,既包括挫折和失败,也包括成功和胜利,只要我们善于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这些都可能成为人生成长的垫脚石。

翻篇儿,是一种智慧,一种勇气。它意味着我们能勇敢地正视过去的伤痛与遗憾,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放下曾经有过的荣耀与辉煌,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正如古人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过去的已然过去,无论是荣耀还是屈辱,都已成为历史。我们若一直沉浸其中,无异于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无法前行。

翻篇儿,是一种豁达,一种襟怀。生活中,总难免会遇到让我们受伤的人或事,若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反之,若能以宽容心态去面对,那些伤害与痛苦,就会成为我们成长的财富。在南非法监牢里关了27年的曼德

在天津天塔湖风景区附近,有一座聂公桥,桥头的聂公成纪念广场上有一座高4.18米、身跨战马、手持战刀随时准备冲锋陷阵的清朝将领塑像,这就是晚清淮军著名将领聂公成的铜像。

聂公成,字功亭,安徽合肥北乡(今长丰县岗集镇聂祠村)人。1862年,聂公成以武童身份加入淮军,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868年,年轻的聂公成便被晋升为记名提督。在庚子年(1900)的天津保卫战中,英勇殉国,谥号忠节。

抗击侵略 屢建奇功

聂公成从小富有正义感,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1862年加入淮军,投身刘铭传部下,他在近40年的戎马生涯中,抗击侵略,立下赫赫战功,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

1884年法军入侵台湾,聂公成驰援台湾,有力地抗击了法国侵略军。10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清军几乎节节败退中,聂公成率领的部队取得了摩天岭阻击战胜利,接连收复连山关、草河口,给被失败阴云笼罩的甲午战争带来一抹亮色。

中法战争是聂公成的成名之战。马江海战后,法军封锁了台湾海峡。聂公成找到李鸿章,主动请缨,要求带兵增援台湾。此时的台湾岛周围几乎被法军舰队封锁,只剩下高险峭壁遍布的台南地区。聂公成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采取攀爬台湾南部峭壁抵达台湾的作战方案。最终,聂公成带着850名增援的士兵抵达台湾,在刘铭传的安排下,聂公成负责防守台北孔道六堵,直到中法战争结束,法军也没有突破他的防守。

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画上悲壮的句号。然而,总体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聂公成在局部战场上的胜绩。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聂公成随叶志超援朝,驻军牙山。7月,日军在牙山口岸外丰岛海面偷袭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从当时的汉城出动陆军进攻牙山。驻守牙山的聂公成根据敌众我寡、地形不利防守的情况,建议叶志超主动将部队撤至公州、成欢,利用成欢有利地形伏击日军。在成欢驿之战中,聂公成率军与日军激战,聂军以一当十,顽强搏斗,杀伤日军多人。随后,聂公成撤至平壤。平壤失陷后,在随后的鸭绿江江防之战中,坚守虎山,与日军战斗六个小时,最终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连山关一战,天气寒冷,缺少补给,聂公成的军队硬是饮冰卧雪十余日,最终找到机会,夜袭日军,斩杀连山关指挥官富冈山造。这就是著名的摩天岭大捷。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日军受阻摩天岭至萨玛吉堡一线长达三个月,最终被迫退回凤凰城。摩天岭阻击战的胜利,使日军企图迅速占领辽阳的计划落空。

聂公成熟谙兵法,善用疑兵,主张在运动战中消灭对手,和敌人打游击战。在这些先进战术思想的加持下,在随后的天津保卫战中,聂公成的军队成为八国联军侵略者眼中战斗力最强的晚清陆军。

保卫天津 喋血沙场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朝廷调聂公成部八营由辽阳摩天岭入关回防津沽,驻芦台,作为沿海后路游击队,主持天津沿海防务。

1900年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战争初期,西摩尔带领的联军先遣队丝毫没把清军放在眼里,轻敌冒进,由于此时京津铁路已被义和团破坏,进至廊坊的八国联军并不擅陆战。聂公成抓住机会,在廊坊三面包围,打败了西摩尔联军,取得“廊坊大捷”。但直隶总督裕禄将此役功劳归于和田,令聂军心生芥蒂。

清廷对义和团政策的“骑墙”,也造成接下来本应联手抗敌的两支队伍纷争不已,最终导致天津保卫战的失利。

6月17日,八国联军主力攻陷大沽炮台,与担任守卫的聂公成部在天津交火。6月21日,清廷对列强宣战,令聂公成率部保卫天津,收复大沽炮台,阻止八国联军北上。聂公成发誓:“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6月23日,八国联军大批后援蜂拥而至,西摩尔的先遣队更加猖獗。因义和团四处焚掠,为严肃法纪,聂公成斩杀闹事义和团民余人,招致忌恨。清廷下旨责备,聂公成陷入“上不原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的两难境地,此时的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非一死无以自明”。

7月8日在裕禄等人的要求下,清廷将聂公成革职留任,并命几乎毫无胜算的聂公成要战胜八国联军。此时的聂公成孤立无援,解开这个局的唯一办法只有血洒疆场,以死报国。后来,人们将谭嗣同与聂公成并称“晚清的一文一武”。

当晚,聂公成向家人交代后事,特别申明:“凡我子孙,不可出国外,更不能为外国人办事。”在今天看来,这固然有些偏激,但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聂公成。他在战场上所遭遇的都是无恶不作的外国侵略者,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应该视之为大敌,遑论自己的子孙了。据说

100多年来聂公成后人谨遵家训,没有一人出国。

次日,聂公成穿着朝服,外披皇帝御赐的黄马褂,率部在天津八里台与联军鏖战,尽管双方力量悬殊,他仍然拒绝了联军将领领克的劝降。因为身处队伍最前列,朝服又太过显眼,他成为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顽强的聂公成即便被打断双腿,依然在马上挥刀督战,直至头部连中数弹,才跌下马来,为国捐躯。

作为对手的库克对聂公成心生敬意,最终用红毯将聂公成的遗体包裹,送还了清廷。

卓越将领 后人缅怀

聂公成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富有战略远见。他深感沙俄和日本,久存亡中国之心,特别是日本,以及

胡晓斌



晚清淮军著名将领 聂士成

翻篇儿,是一种淡定,一种力量。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选择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居里夫人年轻时,曾与一个家境优渥的男友相爱,可是男友的父母却坚决反对,男友也犹豫不决,患得患失。最后,居里夫人毅然忍痛割爱,将这段感情翻篇儿,不久她便遇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丈夫,两人亲密合作,事业突飞猛进,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无数事实说明,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之处,如果不能改变,那就不如及时翻篇儿,另辟蹊径,换来柳暗花明。

林清玄有言:“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翻篇儿,不是逃避、遗忘;不是认怂、软弱;不是服输、无奈,而是一种自信、一种从容,是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苏东坡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志摩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满庭芳